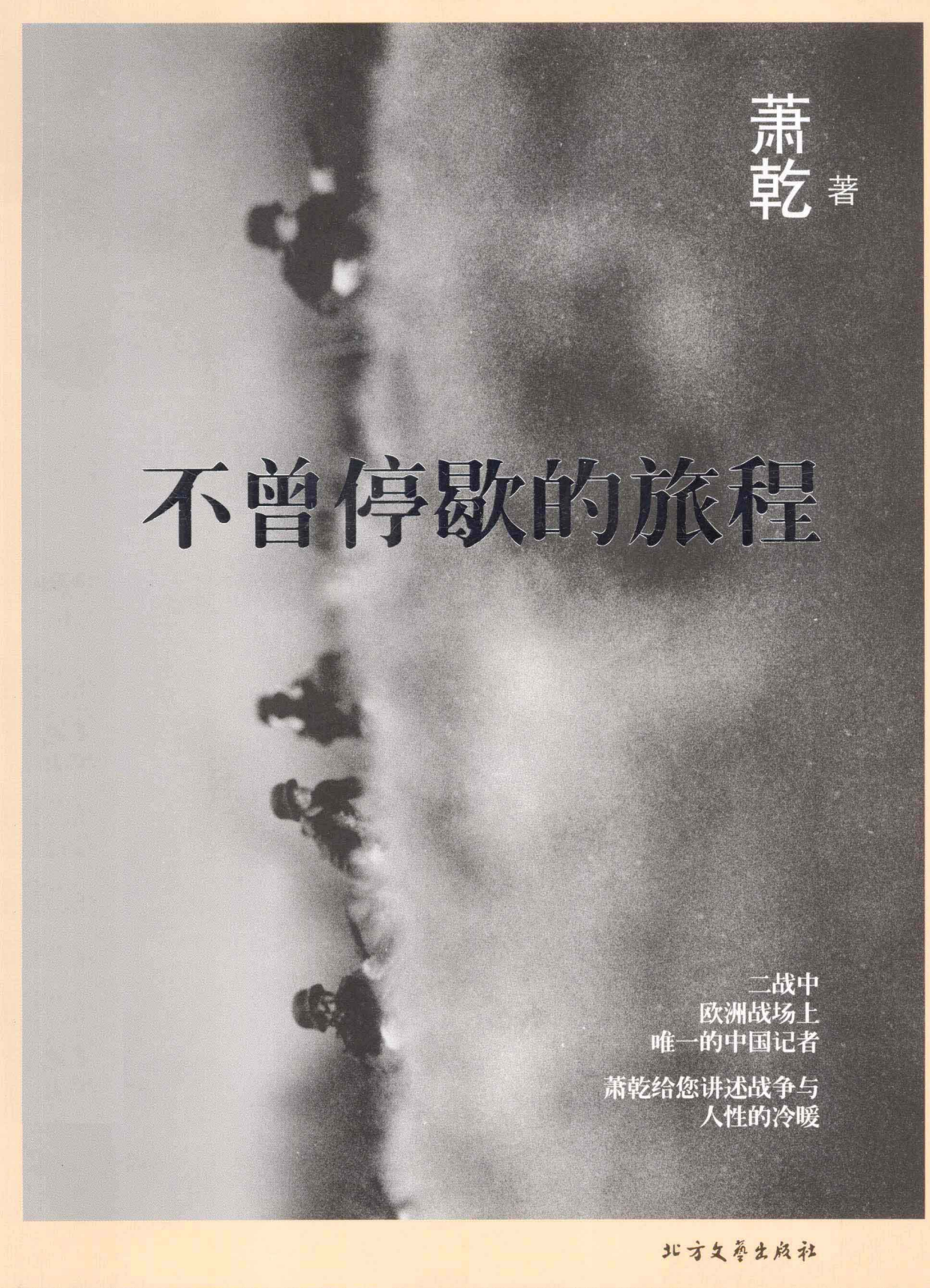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萧乾 著

不曾停歇的旅程

二战中
欧洲战场上
唯一的中国记者

萧乾给您讲述战争与
人性的冷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兩
乾 著

不曾停歇的旅程

北方文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曾停歇的旅程 / 萧乾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

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317-3195-5

I. ①不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新闻报道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现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59322号

不曾停歇的旅程

作 者 / 萧 乾

责任编辑 / 聂元元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10

开 本 / 715×960 1/16

字 数 / 230 千

印 张 / 17.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195-5

定 价 / 36.00 元

封面设计 / 后声设计

印 刷 /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版 次 /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前 记

当一九三三，我还未正式加入一个报馆工作时，我便在一篇《我与文学》里写下自己的愿望：那愿望很简单，便是我的最终鹄的是写小说，但因为生活经验太浅，我需要在所有职业中选定一个接触人生最广泛的。我选中了新闻事业，而且，我特别看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记者生涯。所以，当一九三五，我由两年来在杨今甫、沈从文二先生合编的《文艺附刊》（也可以说我的摇篮）上投稿而正式进入《大公报》的时候，我首先就对胡政之先生提出了我这个愿望。承他的厚爱，不到三个月我便把《文艺》预先编出来，被派到鲁西采访水灾去了。城是为大水围起，人们是成千成万地冻死饿死。我住的客栈里却有官老爷大叫条子，随着，又是猜拳又是清唱。第一次我明了人与人之间是横着怎样深的一条鸿沟。

走了那一遭，大约报馆认为那种文字我还可以写，于是又派我去苏北，也是看水灾。那时，政府忙于剿共，水是自由地泛滥着。各省，甚而各县，都只为了保护自身而筑堤。所以山东抱怨江苏故意把水堵在鲁境，江苏责备山东夜间武装破堤。我恍然发觉中国吃尽了中央集权的亏，但却没享到一分“通盘筹划”的好处。横跨全国的一条大河，怎能由地方来局部处理呢？

在岭东，我发现这个古国在种种现代花样（标语、口号、“委员

会”“十年计划”）下，是蕴藏着怎样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污。到了滇缅路，我才明白出了国际观瞻所在的大城，中国人原还远不如牛马。在那道“现代长城”上，我看到几十万张难忘的尴尬的脸：白发的高龄老翁、瘦弱的儿童，都是“硬”征来的。“硬”是说：没有工钱，也不管食住。几百里外徒步走来，有的搭起席棚，有的露天而宿。一边筑路，一边行乞。至于医药设备，更不用提了。上峰只要限期完成，民命与官无干。然而整个抗战局面便是那么支持下来的。历史可说是最离奇不过的一个讽刺。

这些旅行使我明了中国还并不像雁荡那么高洁雄伟。我虽喜欢写山水，我的这枝秃笔却应留给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。

欧洲那七年，我应有很多可写。起初，我估量多读一本书，多交一个朋友，多呼吸点洋空气，总比写作有益。第一，人生不宜近写，应当隔些时候，隔些距离写，才可以稍稍使图像凸了出来。第二，回去有的是时间写，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段时间？（所以那时我发誓不看好莱坞的电影，而咬牙不错过一出好戏。果然，如今一辈子想躲开好莱坞都不可能了，而在中国这片文化沙漠想看看莎士比亚或古典歌剧，却是妄想！）然而一回国，生命又接上旧有的轮子旋转起来。而且旧轮子以外，又添上了一只新轮子——教书。我手边应写可写的，堆积得太多了。七年的冗长勾留，又赶上空前的大变乱，尤其英国那段，本身便是比这厚多了的一本书。我索性不去补写，而留到老年没有什么可卖时，来当自传、回忆一类文字去贩卖罢。这里收的，只是我的职业文字。

这样就讲穿了。除《美国》和《莱茵》两篇是寒假一气赶出的外（《柏林》那篇本已动手，一场伤风，紧跟着学校开了课，只得留到四版时补入），其余都是选自我十二年来的旅行通讯，且都曾登在津、沪、港、渝的《大公报》上。（这里，我应感谢王芸生先生。十二年来，他对我的殷殷指导和深厚友情是始终如一的。即使在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上，我们也还能民主地在伦敦道或霞飞路上激辩。）这些零碎文字，有些

已经收过集子，不过大多已绝了版。“平绥之行”是摘自《小树叶》（商务版，一九三五）。“雁荡”是出自《落日》（良友，一九三六，已绝版）。“安南”是采自《见闻》（烽火社，桂林，一九三九，已绝版）。“三个检查员”是出自《灰烬》（文化生活社，一九三九，已绝版）。“西欧”中有四篇文字则出自《南德的暮秋》（文化生活社，一九四六）。有些集子印的时候，我自己却飘在远方。如不是朋友巴金、靳以兄替我剪下付排，现在也不会还找得到的。然而十几年来，他们给我的鼓励帮忙，却是更为可感的。

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虽然不同，写作时期也不一样，但我有的只是一个企图，那就是褒善贬恶，为受蹂躏者呼喊，向黑暗进攻。这企图可毕直地与我另外一个野心相冲突，那就是怎样把新闻文章写得稍有点永久性，待事过境迁后，还值得一读。淘汰了又淘汰，我的字纸篓填得满满的，然而自己看看，这里的文字事实有之，“正义感”有之，缺少的却是点时间防腐剂。我希望在未来的十二年间，再多练习一下。

1947.2 于上海江湾

上部 国外

西欧 （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）

瑞士之行 / 003

由伦敦到法兰克福 / 014

纽伦堡访狱 / 028

仆仆风尘到慕尼黑 / 034

阿尔卑斯雪岭 / 043

从德奥沿意瑞边境到巴黎 / 054

进军莱茵 / 064

美洲 （一九四五年春）

美国印象 / 074

英伦 （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〇年）

剑桥书简 / 085

矛盾交响曲 / 090

血红的九月 / 095

上部 国外

伦敦三日记 / 102

银风筝下的伦敦 / 110

一九四〇年的圣诞 / 119

南洋

劫后的马来亚 / 124

记坐船犯罪 / 143

安南的启示 / 153

下部 国内

海陵 （一九四六年冬）

冷眼看台湾 / 165

琼岛不是太平岛 / 173

岭南 （一九三九年秋）

林炎发入狱 / 177

阻力变成主力 / 184

滇缅 （一九三九年春）

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/ 189

湘黔 （一九三八年春）

灰烬 / 196

三个检查员 / 199

雁荡 （一九三七年春）

南海的春天 / 210

下部 国内

浙东的春景 / 214

雁荡的序幕 / 219

永远滚流着 / 221

灵峰道上 / 226

银白色的狂巅 / 230

那只纤细而刚硬的大手 / 236

鲁西 (一九三五年秋至一九三六年冬)

鲁西流民图 / 241

大明湖畔啼哭声 / 244

宿羊山麓之哀鸿 / 247

从兖州到济宁 / 253

归绥 (一九三四年夏)

平绥道上 / 256

上部



国外

FOREIGN

瑞士之行

一个中立国的启示

一 怎样去的

五年来困守在英伦三岛，两年来在北美和西欧奔驰，我怀有一个私愿：我想看看一个中立国家。（当时想，葡萄牙也好，瑞典也好，能去瑞士更好。眼看轴心倒台，各国陆续宣战，中立国希少得不容我挑。）不但外在生活，一个中立国家必迥乎不同：没有轰炸痕迹，没有战时禁令，而更不同的是那超然的情绪，跳出了爱与恨、友与敌的分水线，抓紧自己的桨，远离开浩浩荡荡的船帮，不偏不倚地向前划。我盘算着：这样一趟旅行，一面会使我了解战斗生活的意义，一面又必予我以一新的启示：人类和平完臻后，幸福的可能性。我巴望去瑞士，因为在中立国家中，经济上最仰赖别国的是瑞士（没有海岸，也没有矿源），而政治本质上，以三民族组成的联邦，中立守得必须绝对的也是瑞士。

但中立国的护照已不易弄到，而去瑞士，护照以外，还有更严的一关：英国对瑞负债，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，英格兰银行对请求

瑞士法郎的，一概拒绝。（而且伦敦中国银行李行长早保证了我的请求必被拒绝。）刚好去秋瑞士经济考察团赴渝，临走时团长 Dr. Hans Schindler 邀《大公报》渝馆经理曹谷冰先生赴瑞一游。那是正当津馆筹备时期，曹先生自难离身，乃转推我代表。最初是因为伦敦的外长会议不得动身，会毕我又去德、奥旅行，预备归途看法国大选（三次我闯到了瑞士国门）。随着联合国准备会和大会陆续在伦敦举行，到一月中旬，看出二月间可无大事，才进行办手续。这样，瑞士之游，不但偿了我七年来的夙愿，看到了中立国的对照，也成为我对欧洲的辞别，享到了一刹那在新大陆也没尝着的清福。闭上眼：欧洲是一片碎砖烂瓦，只这小小一片乐土上，铁栅栏里，是座精致的亭阁，油漆崭新得使人不相信它是真的。然而恍惚间又自问：一片住宅区晴天白日下转瞬变成了血溅的砖堆就是真的吗？

二 吊和平宫

瑞士的人口虽仅伦敦平时人口的一半（四百万），却有四百家报纸。三种不同的文化，变幻无限的湖山景色，因此，两个礼拜也只能走马看花。以全瑞第一大城苏黎世为中心，我如一般旅客一样，我走访了首都伯尔尼、北瑞名城巴尔、中瑞古城鲁丝恩以及和平废宫的日内瓦。陪陈通伯先生去了趟义边的露葛诺，自己又登了趟阿尔卑斯山三巨峰之一的“少妇峰”。纸厂、报馆、电机、印刷工厂和学校都参观了不少，但瑞士对我仍是个谜。

由于自己的兴趣，到了苏黎世以后，自然不是参观著名的高等工业学校（其中有华籍学生四位，两位是助教。苏城还有三四位是战后由柏林逃来的，大都是学工程的），而是找到当地的英文学教授，探询一九四一年逝世苏城的乔艾思究竟埋在哪里。由车站路搭三号电车，公墓便在终点。夹在两林之间，高踞在组莱士湖上的是一片雕刻成种种型样的墓石。白杨树下的乱草丛上还敷着一些积雪，隔墙有人正在

焚干草。我便像徘徊在无目录的图书馆书架丛中，东找西找，总找不到乔艾思这个名字。这时，夕阳已由橘黄而变为淡灰。我跑到司墓人的屋舍去打门，一个穿粉红衫的小女孩出来，“你可知道埋在这里的一个英国人——爱尔兰人，五年以前死的，叫乔艾思？”孩子笑咪咪地跳了出来，东跳西跳，像只麻雀，熟谙地落在靠左列的一块小墓石上。在四周雕琢的大理石墓中，只那么小小一方灰石，衬着绿草，刻着“James Joyce 1882—1941”。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的一大叛徒，使用自己的天才学识向极峰探险，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资赋去走死胡同。究竟是哪一样，本世纪恐难下断语的。

雷梦湖的景色果然不凡，但日内瓦却是一片凄凉。冒着大雨，我去巡礼国联的巨厦。谁相信，那和平“机构”有的房间油漆还未干呢，有的议厅的家具还未打箱呢！桌椅多用蓝布厚厚包起，地板久无人走，滑得要命，多少设计师心血的结晶。一个西班牙画家还大受“永久和平”的灵感，四壁涂的尽是他崇高的理想：人类互相扶助，抑强扶弱，最可怜的是那巨厦里仍有近百位职员，统计禁毒的数字，比较水旱灾的纪录。有人说这种和平机构正在做这种技术的贡献（多少人已预言联合国这组织，社会经济理事会的成功，亦必多于安全理事会），但如果这机构凭其专家由水旱灾中救出千八百人，而不能阻止原子弹毁灭千百万生灵，它不外仍是人类自欺的一桩奢侈。由建筑装饰说，国联的确是本世纪的一件展览品。将来在纽约建盖的也未必能比日内瓦的旧址更华丽多少。

由于瑞士政府统计局的征用房舍，著名的中国国际图书馆已缩到原有巨厦的一角。这样一来，所有那图书馆的缺憾都显露出来，而它的气派却不见了。几乎在海外第一次看到中国文物汇聚在一起，即便是石印的，仿制的，也总是古中国的遗产。有绢画，有铜器，而与周鼎宋画展览在一处的，却是早期明星公司电影出品的广告照片和一些极俗气的刺绣。这还不够，一进门便是一大幅红红绿绿的布旗，所藏的书芜杂而且不分类，也不是杜威制，也不是四角号码。珍本的《马可·波

罗》与外国通俗小说并肩而立。原则上这毛病在于求全。如果有大英博物馆或卢浮宫的排场，那么明星公司的广告照片尽可收藏，只要与宋画远远隔开而已。怎样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，削减我们民初时代的幼稚，似是战后文化界亟应讨论的一个问题。

在日内瓦的两天，是我到瑞士后最忙的。这是全瑞人文学术的中心，大学不可不去参观（日内瓦大学以外国学生多于本国学生著名），是钟表制造中心，所以钟表厂自然也去看一遭。但它也是人类（至少是欧洲）遭难的登记处。这里是万国红十字会（其实是纯瑞士的组织）的大本营，在战争中它是俘囚与家属间唯一的通声息的桥梁。在本届战争中，它传递了五千万封家书，分配了值近十万万镑的“慰劳”包裹。我也看到他们那“登记室”，一望无际的卡片匣（共有五千万卡片）保存着战囚的存亡移调的纪录。数百女职员，有的是薪工，有的尽义务，逐日在登记查点那五千万卡片（现在就剩下德国组在忙了）。每张卡片上寥寥数行，都是一页酸心史。

“汉堡上空击下，逝于军医院。”或“在别尔森集中营中患肺病，旋即不救。”自然大部分是“仍健在，需要读物”之类。领导参观的人很想给我看看他们的“亚洲组”。在那千万卡片匣中，“中国”仅仅占了极小的一角，而除了旅英、美的国人探询敌后方亲属状况的几封请求书以外，华籍俘虏大抵是由英、美沉船上拉去的海员。换言之，是欧洲战场的参与者。这不能尽怪万国红十字会轻忽我们的福利。我们打的还是原始战，或者说，我们的对手是原始人：俘虏或降或砍，自身没有国际公法的保障。但在满纸红点的世界地图上，中国领域里还有两个红点，即是两个红十字会中心。苏联完全没有参加。这一点与国际政治关系很大。显然地，如果瑞士被联合国指摘，首先必是它的中立。苏、瑞的邦交远劣于瑞士与任何国家的关系，而瑞士坚持中立，对外最响亮的理由便是这红十字会对交战国军民的贡献，而唯有中立的瑞士才能维持这伟大的义举。

三 无本营利

一个旅瑞的外国人是无法不对瑞士这民族表示钦慕的——尤其是来自东方的。全欧最干净的国家，最有礼貌的国家（异于巴黎作游客生意的，瑞士旅馆职员在仪表上似乎说，您给不给小费，我仍是那么恭谨，且如同有教养的孩子，接了钱从不张开手来数），同时又是最电气化的国家。香港的爬山电车为南华“奇迹”之一，而瑞士住区，偶尔一个山坡，即使五百码长，也会有辆铁链车。罗加诺车站到市中心便是个例子。在今日，瑞士在物质上尤使人羡慕：瑞士法郎像美金一般为人希罕。即使小村庄里，店铺玻璃窗也必陈满了种种诱人的物品。在瑞士深山里我买到一只全英买不到的胶皮热水袋，而且是英国制的！不产水果，而香蕉橘子多得满坑满谷。（英国五年无香蕉，老幼早忘了那热带水果的味道。）事实上瑞士政府抱怨香蕉太多了。原因是瑞士由美运进的货物，必经西班牙。弗朗哥将军因此批下一条件，即过境一次，必须购买西班牙香蕉若干吨，于是，瑞士人便大吃香蕉。

电机钟表以外，瑞士另一“出口”是自然美。阿尔卑斯岭最奇峻的一段自东北而西南，横过瑞境；如果阿山可比作雁荡，高踞西北的犹拉岭，秀美正好比作天台。两岭之间，湖沼遍是，个个具有不同的形态。细长如锦带的组瑞湖，弯曲如弓鞋的雷梦湖，湖里套湖，像玉环般衔接着的罗加诺湖和意大利的珂玛湖。湖以外有奇伟的冰河；阳光映在雪坡上，现出级层的痕影。这以外有瀑布，有森林，而决定西欧命运的莱茵湖，流入法境的鲁安河，都发源在这欧陆枢纽的小国里。但比起中国来，瑞士的湖山长处不在奇，不在雅，而在容易到达。一个公务员礼拜五下午由首都上火车，当晚便可到“少妇峰”半腰的宛干，第二天午餐前他便已坐电车到了三千五百尺的高峰。由那里，他可以滑雪，或向峰巅爬。礼拜一早晨他又回到公事桌旁了。瑞士所以吸引游客，交通便利是很大一个因素。

怎么一个中国游客对瑞士特别会钦慕呢？很简单说，瑞士没有本